

彩图全解版

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

资治通鉴全解

品读史学经典 汲取无穷智慧
鉴前世之兴衰 考当今之得失



思履 主编

中华
国子典藏

《资治通鉴》是我国历史上规模最大、成就最高的一部编年体通史。

它是一部英雄豪杰纵横天下的帝王之书、名臣良将从政经略的权谋之书、芸芸众生安身立命的生存之书。

研读《资治通鉴》，可以以史为镜，探寻社会发展与国家兴亡的规律、经验和教训。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資治通鑑全解

思履 主編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北京聯合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资治通鉴全解 / 思履主编. — 北京 :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5.1

ISBN 978-7-5502-4553-2

I . ①资… II . ①思… III . ①中国历史—古代史—编年体 ②《资治通鉴》—注释 ③《资治通鉴》—译文 IV . ① K204.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313197 号

资治通鉴全解

主 编：思 履

责任编辑：徐秀琴

封面设计：韩立强

责任校对：黎 娜

美术编辑：陈 萍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891 千字 720 毫米 × 1020 毫米 1/16 27.5 印张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502-4553-2

定价：29.8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电话：010-58815821 82062656

前言



《资治通鉴》是中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其内容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下至后周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囊括了十六朝，一千三百多年的史事，并按朝代分为十六纪。即《周纪》（五卷）、《秦纪》（三卷）、《汉纪》（六十卷）、《魏纪》（十卷）、《晋纪》（四十卷）、《宋纪》（十六卷）、《齐纪》（十卷）、《梁纪》（二十二卷）、《陈纪》（十卷）、《隋纪》（八卷）、《唐纪》（八十一卷）、《后梁纪》（六卷）、《后唐纪》（八卷）、《后晋纪》（六卷）、《后汉纪》（四卷）、《后周纪》（五卷）。加在一起，共有294卷，其中数隋唐五代的部分所占比重最大。

《资治通鉴》全书约300万字，以时间为纲，事件为目，内容涵盖了政治、军事、民族、经济、文化、人物评价等多个方面。其所取材料除了正史以外，还有不少稗官野史、百家谱录、正集、别集、墓志、碑碣、行状、别传……周密而完备。和司马光一同编写该书的刘攽、刘恕、范祖禹都是当时著名的历史学家，其中刘攽负责战国、两汉部分；刘恕负责三国、南北朝部分；范祖禹负责隋、唐、五代部分。他们对浩如烟海的资料进行辨析、选择，然后再交由司马光取舍要点、编辑定度，制成初稿。这样，在保证全书内容的丰富性和准确性的同时，又让彼此独立的材料系统化。

《资治通鉴》所引之书多达数百种，有极高的史学价值，但因为以“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为目的，它又并非一部单纯叙述历史事件的书，而是有很强的政治功用。这还要从《资治通鉴》诞生的背景说起。北宋的建立，结束了中唐以后开始的战乱局面，再一次实现了国家的统一。然而，北宋的君主、大臣都十分清楚，于内，国家政治积弊甚多；于外，边疆地区又极不稳定。对此，司马光、范祖禹等大臣心急如焚，他们试图用回顾历史、总结经验教训的方式，找到解决现实问题的出路。1066年司马光献给宋英宗一本书——《通志》，即《资治通鉴》的前身。该书记述了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到秦二世三年（公元前207年），共195年的历史，讲述了秦、楚、齐、燕、韩、赵、魏等七国的兴亡。司马光希望宋英宗能够从这本书中得到治世启发。

宋英宗对《通志》非常满意，遂命司马光写作《历代君臣事迹》。为此，他特地下诏设置书局，拨出专款，要司马光



自选助手，专事编写，并允许司马光阅览皇家图书。司马光大为感动，用了19年的时间，于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年）将该书编写完成。不过，宋神宗并没有沿用当年英宗所定的书名，而是取“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之意，为该书定名“资治通鉴”。

无论是在史学史，还是在文学史上，《资治通鉴》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和司马迁的《史记》并称“史学双璧”。宋元之交的史学家胡三省称它：“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为人子而不知《通鉴》，则谋身必至于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后。”近代思想家梁启超评价它：“司马温公《通鉴》，亦天地一大文也，其结构之宏伟，其取材之丰赡，使后世有欲著通史者，势不能据以为蓝本，而至今卒未能愈之者焉。温公亦伟人哉！”

一部伟大的史书不只可以帮助人们知悉过去，它就像一条深沉舒缓的大河，人们可以临河照影，把它当作了解自己的镜子，也可以以身涉河，如渔夫捕鱼一般，于其中攫取自己需要的东西，或许还会得到自己想都未曾想过的宝藏。而纵览它的奔流之貌，人们还能借它来推求未来。

当然，读完300余万字的鸿篇巨著，并不是一件容易事，既需要坚强的毅力，还需要大量的时间。因此本书精选了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最精彩的篇章，让人们能够以精达全、深入浅出地体悟整部《资治通鉴》的精神。由于在精选的同时，本书完好地保留了《资治通鉴》的通史体例，就确保了整部作品灵魂的完整性。

此外，阅读古代经典，语言文字是一大难关，古人的行文方式和今人有很大区别，再加上《资治通鉴》的语言虽然简繁得宜，飞扬生动，却并不通俗浅显，很多人对其望而却步。因此，本书在原文后面搭配了注释、译文，帮助读者理解，并对全书进行了精编精校，保证了原文、注释、译文的严谨性、准确性。

阅读既是获取知识、充盈思想、陶冶身心的过程，也是一种美妙的精神享受的过程。本书将原文、注释、译文、插图以及图注，有机地结合起来，层次清晰，赏心悦目，将阅读古代经典由一件枯燥耗神的事变成一种愉悦身心的美好体验。

目录



周纪

三家分晋	2
围魏救赵	11
胡服骑射	15
即墨之战	18
长平之战	24

秦纪

李园乱楚	30
王翦伐楚	33
荆轲刺秦	36

汉纪

韩信破赵	40
四面楚歌	46
诛灭诸吕	53
飞将李广	60
大将卫青	64
巫蛊之乱	69
昆阳之战	78
赤壁之战	83
夷陵之战	92

魏纪

政归司马氏	102
-------	-----

晋纪

桓温废立	112
淝水之战	125

宋纪

刘裕受禅	142
元嘉之治	146

齐纪

魏迁洛阳	160
------	-----

梁纪

侯景之乱	170
------	-----

陈纪

- 杨坚篡周····· 192
隋军灭陈····· 201

隋纪

- 杨广篡位····· 212

唐纪

- 玄武门之变····· 230
贞观治道····· 245
中宗复辟····· 259
韦后乱政····· 266
李林甫为相····· 274
安史之乱····· 283
马嵬事变····· 303
张巡守城····· 311
子仪破吐蕃····· 317
元和中兴····· 323
雪夜袭蔡州····· 331
甘露之变····· 341
黄巢进京····· 349

后梁纪

- 朱温之死····· 358

后唐纪

- 后唐灭梁····· 362

后晋纪

- 割让幽蓟····· 384

后汉纪

- 严酷之政····· 396

后周纪

- 高平之战····· 400
世宗征淮南····· 408





周纪



三家分晋



【导语】

“三家分晋”是指春秋末年，晋国被韩、赵、魏三家瓜分的事件，因此韩、赵、魏三国又被合称为“三晋”。

晋国在春秋时代曾是一个称霸的大国。到了春秋末年，周灵王十四年（公元前558年），晋国内一场长达数十年的公室与卿大夫争权的斗争，在晋悼公死后终于有了结果，晋国形成了韩、赵、魏、智、范、中行六卿专政的局面。六卿按照自己意志行事，晋国的奴隶制度也逐渐被瓦解，国君的作用日益减小。

晋平公十四年（公元前544年），吴国的延陵季子出使晋，同晋国的赵文子、韩宣子、魏献子晤谈后，做出了这样的预言：“晋国之政，卒归此三家矣。”其实，此时晋国的执政者除韩、赵、魏之外，还有范、中行、智氏三家。

在与晋公室的斗争中，六卿为与晋君争夺人民，采取亩制改革，废除井田制，取消奴隶式的劳役剥削制度。周敬王七年（公元前513年），六卿在法律制度上进行了重大改革。铸刑鼎，公布范宣子的刑书，以体现新兴地主阶级的意志，动摇了奴隶主阶级的政治地位，并且损害了他们的经济利益，这预示了奴隶制国家的灭亡。

六卿势钧力敌，相互约束，但心怀各异的六卿都在暗中准备扩张。周敬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97年），酝酿已久的六卿之间的兼并战争终于爆发了。赵、魏、韩、智联盟的一方，经过七八年的战争，终将范、中行二氏联盟的一方彻底消灭。周贞定王十六年（公元前453年），赵、魏、韩又联合将智氏消灭，逐渐形成了“三家分晋”的局面，成了与秦、齐、楚、燕一样的政治实体。从此，晋公室成了三家的附庸。公元前403年，周天子正式承认三家为诸侯，标志着战国时代的开始。这篇《三家分晋》讲的就是这个故事。

“三家分晋”是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史学界以此作为东周时期春秋与战国的分界点。它是中国奴隶社会瓦解、封建社会确立的标志。

春秋五霸之一的晋国灭亡了，战国七雄中的韩、赵、魏三国产生了。由此，奴隶社会开始向封建社会过渡，七雄兼并的战国序幕也由此揭开。

【原文】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①

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②。

今晋大夫暴蔑其君，剖分晋国，天子既不能讨，又宠秩之，使列于诸侯，是区区之名分复不能守而并弃之也。先王之礼于斯尽矣！

或者以为当是之时，周室微弱，三晋强盛，虽欲勿许，其可得乎！是大不然。夫三晋虽强，苟不顾天下之诛而犯义侵礼，则不请于天子而自立矣。不请于天子而自立，



周威烈王姬午分封晋国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国君。

则为悖逆之臣，天下苟有桓、文之君，必奉礼义而征之。

今请于天子而天子许之，是受天子之命而为诸侯也，谁得而讨之！故三晋之列于诸侯，非三晋之坏礼，乃天子自坏之也^③。

【注释】

① 周威烈王：亦称周威王，名午，周考王之子，公元前425年—前402年在位。② 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魏的祖先与周同姓，其苗裔始封于魏，到了魏舒，开始为晋正卿，历经三世传到魏斯这一代。赵的祖先为造父后，到了赵盾这一代开始为晋正卿。韩的祖先出于周武王，到了韩虔这一代六世皆为晋正卿。魏、赵、韩三家几代既是晋大夫，又是周的陪臣。周朝已经衰败，一个称霸的大国——晋国国君作为盟主，应“以尊王室”，所以周朝封晋国国君为伯。魏斯、赵籍、韩虔三卿三分晋国，按照此时周朝的王法是当诛杀的。而此时，周威烈王不但不诛杀他们，反而分封这三家为诸侯，是鼓励褒奖犯奸乱臣。所以，胡三省作注说：“通鉴始于此，其所以谨名分欤！”③ 坏：毁；自怀，自毁。

【译文】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戊寅，公元前403年）

周威烈王姬午首次分封晋国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国君。

这时晋国的三家大夫欺凌藐视国君，瓜分了晋国，作为天子的周王不仅不派兵征讨，反而还对他们加封赐爵，使他们列位于诸侯国君之中，这样做的结果，导致周王朝仅有的一点名分也不能再守定，而全部放弃了。周朝先王创下的礼教到此丧失殆尽！

有人认为当时周王室已经衰微了，而晋国三家强盛起来，就算周王不想承认他们，又怎么能做得到呢！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晋国三家虽然强悍，但如果他们打算不顾天下的指责公然侵犯礼义的话，就不会来请求周天子的批准，而是去自立为君了。不向天子请封而自立为国君，那就是叛逆之臣，天下如果有像齐桓公、晋文公那样的贤德诸侯，一定会尊奉周朝的礼义对他们进行征讨。现在晋国三家向天子请封，天子又批准了，他们就是奉天子之命而成为诸侯的，谁又能对他们加以讨伐呢！所以，晋国三家大夫僭位成为诸侯，不是晋国三家破坏了礼教，而是周天子自己毁坏了周朝的礼教啊！

【原文】

初，智宣子将以瑶为后^①。智果曰：“不如宵也。瑶之贤于人也五，其不逮者一也。美鬢长大则贤^②，射御足力则贤，伎艺毕给则贤，巧文辩慧则贤，强毅果敢则贤；如是而甚不仁。夫以其五贤陵人而以不仁行之，其谁能待之？若果立瑶也，智宗必灭。”弗听，智果别族于太史^③，为辅氏。

赵简子之子，长曰伯鲁，幼曰无恤。将置后，不知所立，乃书训戒之辞于二简，以授二子曰：“谨识之！”三年而问之，伯鲁不能举其辞；求其简，已失之



智果向智宣子建议立智宵不立智瑶。

矣。问无恤，诵其辞甚习；求其简，出诸袖中而奏之。于是简子以无恤为贤，立以为后。

【注释】

① 瑶：即荀瑶，又称知襄子、知瑶（智瑶），后世多称知伯（智伯）、知伯瑶（智伯瑶），由于智氏出于荀氏，故《左传》又称之荀瑶。姬姓，知（智）氏。中国春秋时期晋国卿大夫，智氏家族领主，于公元前475年在晋国执政，此后欲灭同列卿位的赵、魏、韩三家并取代晋国。公元前455年，智氏与魏、韩共同对赵氏发动晋阳之战。此后赵襄子派人向魏、韩陈说利害，魏、韩因而与赵氏联合反攻智氏，智伯被赵襄子擒杀，智氏就此衰落。② 美鬢：通鉴俗传写者多作“美须”。胡三省注作“美鬢”。③ 别族：从智氏宗族分出，另立族姓。

【译文】

当初，智宣子准备立智伯为继承人，族人智果说：“立智伯不如立智宵好。因为智伯比别人贤能的地方有五点，不如别人的地方有一点。他留有美鬢，身材高大，是一贤；擅长射箭，驾车有力，是二贤；技能出众，才艺超群，是三贤；巧言善辩，文辞优美，是四贤；坚强刚毅，果断勇敢，是五贤。虽然他有如此的贤能，但唯独没有仁德之心。如果他运用这五种贤能去驾驭别人，而用不仁之心去做恶事，谁能拥戴他呢？如果立智伯为继承人，智氏宗族必定要遭灭门之灾。”智宣子不听智果的劝告。智果为了避灾，便向太史请求脱离智族姓氏，另立为辅氏。

赵国大夫赵简子的大儿子叫伯鲁，小儿子叫无恤。赵简子将要确立继承人，却不知道立哪一个更好，于是他把日常训诫之言刻写在两块竹简上，分别交给两个儿子，并嘱咐道：“用心记住上面的这些话！”过了三年，赵简子叫来两个儿子，问他们竹简上的内容，大儿子伯鲁说不出来；让他拿出竹简，却早已丢失了。赵简子又问小儿子无恤，无恤熟练地将竹简上的话背出来；问他竹简在哪儿，他立即从袖中取出来奉上。通过这件事，赵简子认为无恤贤能，便立他为继承人。

【原文】

简子使尹铎为晋阳，请曰：“以为茧丝呼^①？抑为保障乎^②？”简子曰：“保障哉！”尹铎损其户数。简子谓无恤曰：“晋国有难，而无以尹铎为少，无以晋阳为远，必以为归。”

及智宣子卒，智襄子为政，与韩康子、魏桓子宴于蓝台。智伯戏康子而侮段规^③。智国闻之，谏曰：“主不备难，难必至矣！”智伯曰：“难将由我。我不为难，谁敢兴之！”对曰：“不然。《夏书》有之曰：‘一人三失^④，怨岂在明，不见是图。’夫君子能勤小物，故无大患。今主一宴而耻人之君相，又弗备，曰‘不敢兴难’，无乃不可乎！蚋、蚁、蜂、蜃^⑤，皆能害人，况君相乎！”弗听。

【注释】

① 茧丝：指敛取人民的财物像抽丝一样，不抽尽就不停止。
② 保障：指待民宽厚、少敛取财物，犹如筑堡为屏障一样。
③ 智伯：或作“知伯”。④ 三：多的意思。⑤ 蜃：蛇、蝎类的毒虫的古称。

【译文】

赵简子派尹铎去治理晋阳，尹铎请示说：“您是打算让我去抽丝剥茧般地



赵简子派尹铎去治理晋阳。

搜刮财富呢，还是去爱护那里的人民把那里建为一道使国家安全的屏障呢？”赵简子说：“建为一道使国家安全的屏障。”尹铎到了晋阳，便去整理户籍，减少交税的户数，减轻百姓的负担。赵简子对儿子无恤说：“晋国如果有祸乱，你不要嫌尹铎的地位低，不要怕晋阳路途遥远，一定要以他那里作为依靠。”

智宣子去世后，智伯继位执掌国政，一天，他与韩康子、魏桓子在蓝台饮宴。宴席间，智伯戏弄韩康子，又羞辱了他的国相段规。智伯的家臣智国听说此事，便劝谏道：“主公，您不加提防，灾祸就一定会降临啊！”智伯说：“别人的生死祸福都取决于我。我不给他们降灾祸就算不错了，谁还敢威胁我！”智国说：“并不像您所说的那样。《夏书》上有这样的话：‘一个人多次犯错误，结下的仇怨岂能在明处，应该在它没有表现出来时就谨慎提防。’贤德的人只有在小事上谨慎戒备，才能避免招来大祸。现在主公在一次宴会上就得罪了人家的国君和国相，事后又不加戒备，还说：‘谁敢对我兴风作浪！’没有什么是不可可能的，蚊子、蚂蚁、蜜蜂、蝎子是小虫子，却都能害人，何况是国君、国相呢！”智伯不听。

【原文】

智伯请地于韩康子^①，康子欲弗与。段规曰：“智伯好利而愎，不与，将伐我；不如与之。彼狃于得地^②，必请于他人；他人不与，必向之以兵^③，然后我得免于患而待事之变矣^④。”康子曰：“善。”使使者致万家之邑于智伯。智伯悦。又求地于魏桓子^⑤，桓子欲弗与。任章曰：“何故弗与？”桓子曰：“无故索地，故弗与。”任章曰：“无故索地，诸大夫必惧；吾与之地，智伯必骄。彼骄而轻敌，此惧而相亲^⑥；以相亲之兵待轻敌之人，智氏之命必不长矣。《周书》曰^⑦：‘将欲败之，必姑辅之。将欲取之，必姑与之。’^⑧主不如与之，以骄智伯^⑨，然后可以择交而图智氏矣^⑩，奈何独以吾为智氏质乎！”^⑪桓子曰：“善。”复与之万家之邑一。

【注释】

①请：求，要求。韩康子：名虎。晋六卿之一。②狃：因袭，拘泥。③向之以兵：对他使用武力。④后：有的版本“后”作“则”。⑤魏桓子：名驹。晋六卿之一。⑥此：指“诸大夫”。相亲：互相团结。⑦《周书》：此书已佚。⑧败：击败，打败。姑：暂且。⑨骄智伯：使智伯骄。⑩择交：选择联盟。图：谋。⑪奈何：为什么。质：箭靶子，目标。

【译文】

智伯逼韩康子割地，韩康子想不给他。段规说：“智伯好利又任性，如果不给，他就会讨伐我们；不如答应他。他得到了土地会更加狂妄，一定会再向别人索要；别人不给，他必定会向对方实施武力，这样我们就可以免于祸患而等待事态的变化了。”韩康子说：“好。”于是派使者把一处有万户人家的城邑送给智伯。智伯很高兴。他又向魏桓子索取土地，魏桓子想不给他。任章说：“为什么不给呢？”魏桓子说：“无



段规劝说韩康子割地给智伯。

故索取土地，所以不给。”任章说：“智伯无故索取土地，各个大夫必然恐惧；我们给了土地，智伯必然更加骄傲。他这样就会轻敌，我们这边因恐惧就会相互团结起来；用团结的军队来攻打轻敌的智伯，智氏的命数长不了了！《周书》上说：‘想要打败它，一定要暂且帮助它。想要得到它，一定要暂时给予它。’主公不如先答应智伯的要求，以助长他的骄横，然后我们可以选择盟友共同对付智氏，又何必我们一家现在去激怒他遭受出头鸟的打击呢！”魏桓子说：“好。”于是也把一块万户人口的土地割让给智伯。

【原文】

智伯又求蔡、皋狼之地于赵襄子^①，襄子弗与。智伯怒，帅韩、魏之甲以攻赵氏。襄子将出，曰：“吾何走乎？”从者曰：“长子近，且城厚完。”^②襄子曰：“民罢力以完之^③，又毙死以守之^④，其谁与我！”从者曰：“邯郸之仓库实^⑤。”襄子曰：“浚民之膏泽以实之^⑥，又因而杀之，其谁与我！其晋阳乎^⑦，先主之所属也^⑧，尹铎之所宽也^⑨，民必和矣^⑩。”乃走晋阳。

【注释】

①蔡：公元前447年，楚已灭蔡。“蔡”，当作“菑”。菑：故城在今山西离石县西。皋狼：故城在离石县西北。赵襄子：名无恤。晋六卿之一。②长子：今山西长子县。完：完整。③罢力：精疲力竭。罢：通“疲”。④毙死以守之：即以死守之。毙，死。⑤仓：藏谷之处。库：古时国家藏宝物、车马、兵甲之处。⑥浚：榨取。⑦其晋阳乎：还是去晋阳吧。其，表决定的语气。⑧先主：指襄子之父赵简子。属：叮嘱。⑨尹铎之所宽也：尹铎在晋阳待民宽厚。⑩和：响应，拥护。

【译文】

智伯又向赵襄子要求割让蔡、皋狼两个地方。赵襄子拒绝了他。智伯大怒，遂率韩、魏两家的兵马一起去攻打赵氏。赵襄子准备逃跑，问道：“我到哪里去呢？”随从的人说：“长子城离这里近，而且城墙坚厚完整。”赵襄子说：“百姓用尽了气力才修好城墙，现在又要他们舍生入死地为我坚守，这时候谁能和我同心！”随从的人说：“邯郸城里的



赵襄子前往晋阳。

仓库充实，可以到那里去。”赵襄子说：“从老百姓那里搜刮粮食来充实仓库，又要使他们受战争之灾，有谁会来支持我！还是投奔晋阳去吧，那是先主嘱托过的地方，尹铎又待民宽厚，城里的百姓一定会和我们同舟共济的。”于是前往晋阳。

【原文】

三家以国人围而灌之，城不浸者三版；沉灶产蛙，民无叛意。智伯行水^①，魏桓子御，韩康子骖乘^②。智伯曰：“吾乃今知水可以亡人国也。”桓子肘康子，康子履桓子之跗^③，以汾水可以灌安邑，绛水可以灌平阳也^④。絺疵谓智伯曰^⑤：“韩、魏必反矣。”智伯曰：“子何以知之？”疵曰：“以人事知之。夫从韩、魏之兵以攻赵^⑥，赵亡，难必及韩、魏矣。今约胜赵而三分其地，

城不没者三版，人马相食，城降有日^⑦，而二子无喜志^⑧，有忧色，是非反而何^⑨？”明日，智伯以绠疵之言告二子，二子曰：“此夫谗人欲为赵氏游说，使主疑于二家而懈于攻赵氏也。不然，夫二家岂不利朝夕分赵氏之田，而欲为危难不可成之事乎！”二子出，绠疵入曰：“主何以臣之言告二子也？”智伯曰：“子何以知之？”对曰：“臣见其视臣端而趋疾^⑩，知臣得其情故也。”智伯不悛^⑪。绠疵请使于齐^⑫。

【注释】

① 行水：察看水势。行，巡视、视察。② 魏桓子御，韩康子骖乘：魏桓子在前居中驾车，韩康子在后为陪乘。骖(cān)乘：又作“参乘”，陪乘或陪乘的人。③ 肘：用肘触。此用作动词。履：踩。跗(fū)：脚。魏桓子、韩康子不敢明言，双方以肘、足相触，暗通其意。④ 汾水可以灌安邑，绛水可以灌平阳：“汾水”、“绛水”，当互易。汾水，流经平阳。平阳，韩康子邑，故城在今山西临汾县南。绛水，即涑水，流经安邑。安邑，魏桓子邑，故城在今山西夏县西北。⑤ 绠疵：晋之公族。⑥ 从：率领。⑦ 有日：指日可待。⑧ 志：意。⑨ 是非反而何：不是背叛又是什么。而，则。⑩ 视臣端：眼睛直勾勾地看着我发愣。趋疾：很快就走过去了。⑪ 悛：悔改。⑫ 绠疵请使于齐：疵因不被智伯信任，故请求使齐以避祸。

【译文】

智伯、韩康子、魏桓子三家围住晋阳，并引晋水灌城，城墙没有被水浸没的地方只有三版；城中百姓的锅灶泡在水中，青蛙四处乱跳，但百姓都没有叛变的念头。一天，智伯巡视水势，魏桓子为他驾车，韩康子站在右边护卫。智伯说，“我今天才知道水可以让人亡国啊！”听到这话，魏桓子用臂肘碰了一下韩康子，韩康子也会意地踩了一下魏桓子的脚背，因为用汾水可以灌魏国都城安邑，用绛水可以灌韩国都城平阳。事后，智家的谋士绠疵对智伯说：“韩魏两家一定要反叛了！”智伯说：“你是怎么知道的？”



智家的谋士绠疵对智伯说：韩魏两家一定要反叛了。

绠疵说：“这是以人的常理推断出来的。我们联合韩、魏两家的军队攻打赵氏，一旦赵氏灭亡，随后灾难必然会降临到韩、魏两家。现在我们约定灭掉赵家后三家分割其地，晋阳城只剩三版没有淹没，城内宰马为食，指日就会降服。然而韩、魏二子并不欣喜，反倒面有忧色，这不是想反叛又是什么？”第二天，智伯把绠疵的话告诉了韩康子、魏桓子二人，二人说：“这一定是离间小人要替赵氏游说，使主公您对我们韩、魏二家产生怀疑而放松对赵氏的进攻。不然的话，我们二家难道对眼前就可分得的赵氏土地不感兴趣，反要去干那危险万分必不可成的事情吗？”二人出去了，绠疵进来说：“主公为什么把臣下的话告诉他们二人呢？”智伯惊奇地反问道：“你怎么知道的？”绠疵回答说：“我见他们神色慌张地看了我一眼就匆忙离去，因为他们知道我看穿了他们的心思，所以会有这种表现。”智伯仍不悔悟。于是绠疵请求让他出使齐国，以避大祸。

【原文】

赵襄子使张孟谈潜出见二子^①，曰：“臣闻唇亡则齿寒^②。今智伯帅韩、魏以攻赵，赵亡则韩、魏为之次矣。”二子曰：“我心知其然也；恐事未遂而谋泄^③，则祸立至矣^④。”张孟谈曰：

“谋出二主之口，入臣之耳，何伤也！”二子乃潜与张孟谈约，为之一期日而遣之^⑤。襄子夜使人杀守堤之吏，而决水灌智伯军。智伯军救水而乱，韩、魏翼而击之^⑥，襄子将卒犯其前^⑦，大败智伯之众，遂杀智伯，尽灭智氏之族^⑧。唯辅果在^⑨。



智伯、韩康子、魏桓子三家引水灌晋阳城。

【注释】

① 张孟谈：赵襄子家臣。潜：秘密。② 唇亡则齿寒：古谚语。见《左传》僖公五年传。③ 遂：成。④ 立：必定。⑤ 期日：约定日期。遣之：送回张孟谈。⑥ 翼而击之：左右夹击。⑦ 将：带领。犯：进攻。⑧ 灭智氏之族：将智氏族人全部诛灭。⑨ 辅果：即智果。因不被智伯信任，乃从智氏家族分出，另立门户，姓辅氏。

【译文】

赵襄子派张孟谈秘密出城去见韩、魏二子，对二人说：“臣听说唇亡则齿寒。现在智伯率领韩、魏两家来围攻赵家，赵氏灭亡以后，就该轮到你们两家了。”韩康子、魏桓子二人说：“我们也知道会这样，只是怕事情还未发动，计谋就泄露出去，那样就要大祸临头了。”张孟谈道：“计谋出自二位主公之口，只有我一人听见，有什么可担心的呢？”于是韩、魏二人便秘密地和张孟谈商议，约定好起事的日子便送他回城了。这天夜里，赵襄子派人出城杀了智氏守堤的官吏，使大水决口倒灌智伯军营。智伯的军队为救水淹，顿时乱作一团，韩、魏两军乘机从两侧出击，赵襄子率领士卒从正面杀过去，大败智伯军，趁势杀死智伯，又将智家族人尽行诛灭。只有智果一家因改姓辅氏得以幸免。

【原文】

臣光曰：智伯之亡也，才胜德也。夫才与德异，而世俗莫之能辨，通谓之贤，此其所以失人也。夫聪察强毅之谓才，正直中和之谓德。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云梦之竹，天下之劲也；然而不矫揉^①，不羽括^②，则不能以入坚。谿棠之金，天下之利也；然而不镞范，不砥砺，则不能以击强。是故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凡取人之术，苟不得圣人、君子而与之，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何则？君子挟才以为善，小人挟才以为恶。挟才以为善者，善无不至矣；挟才以为恶者，恶亦无不至矣。愚者虽欲为不善，智不能周，力不能胜，譬如乳狗搏人，人得而制之。小人智足以遂其奸，勇足以决其暴，是虎而翼者也，其为害岂不多哉！夫德者人之所严，而才者人之所爱；爱者易亲，严者易疏，是以察者多蔽于才而遗于德。自古昔以来，国之乱臣，家之败子，才有馀而德不足，以至于颠覆者多矣，岂特智伯哉！故为国为家者苟能审于才德之分而知所先后，又何失人之足患哉！

【注释】

① 矫揉：矫正；整饬。矫，使曲的变直；揉，使直的变曲。② 羽括：锻炼，磨砺。《孔子家语·子路初见》：“括而羽之，镞而砺之，其人之不亦深乎！”括，箭的末端。

【译文】

臣司马光认为：智伯的灭亡，在于他才胜过德。才与德是不同的，而世俗之人往往把二者

分辨不清，把二者一概而论，认为是贤明，于是就看错了人。所谓才，是指聪明、明察、刚强、坚毅；所谓德，是指正直、公道、平和待人。才，是德的辅助；德，是才的统帅。云梦地方的竹子，天下都称为刚劲，然而如果不矫正其曲，不配上羽毛箭镞，就不能成为利箭穿透坚物。谿棠地方出产的金属，是天下最尖锐的，然而如果不经熔烧铸造，不锻打出锋，就不能作为兵器击穿硬甲。所以，德才兼备的人才能称之为“圣人”；无德无才的人称之为“愚人”；德胜过才的人称之为“君子”；才胜过德的人称之为“小人”。选取人才的方法，如果找不到圣人、君子而委任，与其选择小人，不如选择愚人。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君子持有才干是把它用到善事上；而小人持有才干是用来作恶的。持有才干做善事的人，能处处行善；而凭借才干作恶的人，无恶不作了。愚人即使想作恶，因为智慧不济，能力不胜任，就好像小狗扑人，人还能制服它。而小人却有足够的阴谋诡计来发挥邪恶，又有足够的力量来逞凶施暴，智慧对他来说就如给恶虎添了翅膀，危害之大可想而知了！有德的人令人尊敬，有才能的人让人喜爱；对喜爱的人容易宠信专任，对尊敬的人容易疏远，所以察选人才者经常被人的才干所蒙蔽而忘了考察他的品德。自古至今，国家的乱臣奸佞，家族的败家浪子，因为才能有余而德行不足，导致家国覆亡的多了，又岂止智伯一个人呢！所以，治国治家的人如果能审察才与德两种不同的标准，知道选择的先后顺序，又何患失去人才呢！

【原文】

三家分智氏之田^①。赵襄子漆智伯之头^②，以为饮器。智伯之臣豫让欲为之报仇，乃诈为刑人，挟匕首，入襄子宫中涂厕。襄子如厕心动，索之，获豫让。左右欲杀之，襄子曰：“智伯死无后，而此人欲为报仇，真义士也，吾谨避之耳。”乃舍之。豫让又漆身为癞，吞炭为哑。行乞于市，其妻不识也。行见其友，其友识之，为之泣曰：“以子之才，臣事赵孟，必得近幸。子乃为所欲为，顾不易邪？何乃自苦如此？求以报仇，不亦难乎！”豫让曰：“既已委质为臣^③，而又求杀之，是二心也。凡吾所为者，极难耳。然所以为此者，将以愧天下后世之为人臣怀二心者也。”襄子出，豫让伏于桥下。襄子至桥，马惊；索之，得豫让，遂杀之。

【注释】

①三家：指原来晋国的韩、赵、魏三家。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韩、赵、魏三家共同出兵消灭了智氏，周天子只好承认三家的诸侯地位。自此，中国的历史进入了战国时代。这段故事是在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之前发生的，司马光在这里追述魏、赵、韩分晋之前的故事，用以阐述自己基本的历史观。②漆：名词作动词，用漆涂到物体上。③委质：臣服、归附。

【译文】

韩、赵、魏三家分了智氏的田地。赵襄子还把智伯的头颅涂上漆，当作自己的饮酒器具。智伯的家臣豫让想为主公报仇，就假扮为受过刑罚做苦工的人，怀揣匕首，混进赵襄子宫中打扫厕所。赵襄子在上厕所的时候，心里忽然感到一阵不安，就下令搜查，抓获了豫让。赵襄子的左右随从都想杀死豫让，赵襄子却说：“智伯死了，又没有什么后人，而此人还要为他报仇，真是一个义士，我小心躲避他就好了。”



赵襄子杀死智伯。

然后把豫让释放了。豫让又把自己的全身涂上漆，好像得了癞病一般，还吞下火炭使声音变得嘶哑。他在集市上乞讨，就连他的结发妻子见面也认不出来。豫让走到一位朋友面前，朋友认出他后大吃一惊，流着泪对他说：“以你的才干，如果投靠赵家，一定会得到重用，那时会有机会接近他。到时候你想做什么，还不是易如反掌吗？何苦自残形体以至于此呢？用这种方式来报仇，不是太难了吗？”豫让说：“如果我已经委身做赵家的臣子，而又找机会去刺杀他，这是对他怀有二心。我也知道现在这种做法，要报仇是极困难的。然而之所以还要这样做，是要后世那些为人臣子而心怀不忠的人感到羞愧。”有一天，赵襄子乘车出行，豫让就埋伏在他必经的桥下。赵襄子到了桥前，所骑的马突然受惊；于是下令搜索，捕获豫让，就杀了他。



豫让吞下火炭使声音变得沙哑。

【原文】

襄子为伯鲁之不立也，有子五人，不肯置后。封伯鲁之子于代，曰代成君，早卒；立其子浣为赵氏后。襄子卒，弟桓子逐浣而自立；一年卒。赵氏之人曰：“桓子立非襄主意。”乃共杀其子，复迎浣而立之，是为献子。献子生籍，是为烈侯。魏斯者^①，魏桓子之孙也，是为文侯。韩康子生武子；武子生虔，是为景侯。

韩借师于魏以伐赵，文侯曰：“寡人与赵，兄弟也，不敢闻命。”赵借师于魏以伐韩，文侯应之亦然。二国皆怒而去。已而知文侯以讲于己也^②，皆朝于魏。魏于是始大于三晋，诸侯莫能与之争^③。

【注释】

- ① 魏斯：即魏文侯，中国战国时期魏国的建立者。姬姓，魏氏，名斯，一曰都。公元前445年，继魏桓子即位。他在位时礼贤下士，师事儒门弟子夏、田子方、段干木等人，任用李悝、翟璜为相，乐羊、吴起为将。这些出身于小贵族或平民的士人开始在政治、军事方面发挥作用，标志着世族政治开始为官僚政治所代替。② 讲：和解。③ 诸侯莫能与之争：晋在春秋时代是举足轻重的强国，三分之后，魏国是晋国的主要继承者。战国初年，魏文侯、魏武侯时期，魏国是七国中的强国。

【译文】

赵襄子因为赵简子没有立哥哥伯鲁为继承人，自己虽然有五个儿子，也不肯立为继承人。他封赵伯鲁的儿子于代国，称代成君，代成君早逝；又立其子赵浣为赵家的继承人。赵襄子死后，弟弟赵桓子驱逐了赵浣自立为国君；继位一年也死了。赵家的族人说：“赵桓子做国君本来就不是赵襄子的主意。”大家一起杀死了赵桓子的儿子，再次迎回了赵浣，拥立为国君，即赵献子。赵献子生子名赵籍，就是赵烈侯。魏斯，是魏桓子的孙子，就是魏文侯。韩康子生子名韩武子；武子又生韩虔，被封为韩景侯。

韩国向魏国借兵攻打赵国，魏文侯说：“我和赵国情同手足，我不能答应你。”赵国向魏国借兵攻击韩国，魏文侯也用同样的话拒绝了。韩、赵两国使者都怒气冲冲地离去。事后，两国得知魏文侯的外交政策，是为了使两国和解，于是都开始向魏国朝贡。魏国于是开始成为魏、赵、韩三国之首，其他诸侯国都不能跟它争锋。